

游戏与崇高

高小康

文艺的城市化
与价值诉求的演变



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
系列研究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高小康著. —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9

(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系列研究)

ISBN 7-5329-1676-6

I. 游… II. 高… III. 城市-文艺社会学-研究 IV. 10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8428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2 插页 212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29—1676—6 定价 13.00 元

目 录

导言 斯宾格勒的大预言	1
第一章 大都会与传统文化的瓦解	7
一、城市与文化的结晶化	7
二、城市形象与城市权力	14
三、大都会与传统的瓦解	20
四、悬空的城市	28
第二章 文艺活动的都市化	34
一、公众艺术与共享体验	34
二、从共享的艺术到分层的艺术	37
三、剧场、音乐会与精英文化的仪式	44
四、影院与现代都市人的白日梦	52
五、电视：突破都市的空间	56
六、互联网与公众价值观念的瓦解	60
第三章 都市文艺活动的两极	66

2 游戏与崇高

一、制造圣物的都市·····	67
二、消遣与狂欢·····	78
三、在圣物与玩物之间·····	90
第四章 都市中的价值冲突·····	101
一、都市文化圈与文艺活动的关系·····	101
二、城市文艺的道德逻辑·····	118
三、人文价值与商业价值·····	137
第五章 都市与个性的发展·····	154
一、个性与机遇·····	154
二、都市中的鼻鲈·····	170
三、闹市中的孤独者·····	183
第六章 都市艺术中的典型形象·····	197
一、无英雄社会的英雄·····	197
二、流氓、市侩与傻子·····	207
三、痞子与都市的亚文化·····	221
四、都市名流与都市文化·····	232
第七章 现代都市文明的自我批判·····	242
一、现代主义之后的反拨·····	242
二、遗产的价值·····	250
三、都市人的感伤癖·····	258
第八章 都市文明的乐观与回归·····	269
一、激情的眩晕与理性的眩晕·····	269
二、梦萦蛮烟瘴雨·····	279
结语 伤感的城市·····	288

导言 斯宾格勒的大预言

斯宾格勒有句名言：“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这句话在我们探讨当代文化问题的时候显得更贴切。这不仅是说在当代文化形态中城市生活在整个文化生活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城市之外的乡村，文化生活、人们的精神需要和趣味也越来越向城市靠拢，甚至可以说乡村本身也在努力地使自己城市化。因此对于今天的文化研究来说，研究城市文化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研究整个当代文化的问题。反过来说，把当代文化的问题聚焦在城市文化这个视角上，将会使我们更容易发现这种文化形态的来龙去脉。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曾在一部书中把国家称作“巨怪”（Leviathan），其实城市也是只巨怪。城市从上古的部落、村镇、城堡中蝉蜕而出，逐渐地、越来越快地从周围抽取人口、资源，最终形成了与周围的、传统的文化差别非常大的城市文化。这种城市文化从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与其所依附的传统和环境之间拉开距离，

同时又反过来吸附和吞噬周围的文化,使自身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直到今天变成了整个文化的主导力量。城市文化何以具有这样强烈的发展冲动和潜力,有时令人觉得费解。

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介绍,一位女生物学家在丛林里跟踪观察大猩猩的生活 30 余年,在她的观察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大猩猩会把一根树枝上的叶子捋光,然后用它来捅白蚁窝,把白蚁从窝里拽出来吃掉。按照人们通行的定义,人是能够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生活资料生产的动物。但这位生物学家的观察表明,大猩猩也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生产。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人们关于“人”的定义有问题,还是应当把大猩猩也算作“人”?这个观察结果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人的发展是依赖于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生产,那么为什么大猩猩没有能够发展成像我们一样的人?如果生物果真像达尔文所说的那样按照同样的自然规律进化,那么为什么自从我们人类出现之后就再也没有产生其他的达到类似进化水平的“人”类?看来在生物发展的过程中起作用的并不仅仅是决定论的因果关系。尽管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制造工具的活动,然而能制造工具却并不等于就能发展到人的水平;很有可能是有些被视为突变的个别化因素推动着人制造工具的活动向更高水平发展,而不是像大猩猩那样停留在一定的程度;正是这些内在的、具有活力的因素决定着那些把人同非人的其他生物区分开来的偶然结果的出现。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与大猩猩的差别不是会不会制造工具的问题,也不是制造工具的能力与水平问题。真正的区别在于,大猩猩可以满足于捋树叶做棍子的工艺水平,而人却不行;人不会像大猩猩那样永远地或至少是长久地满足于有限的工具和有限的获得。大猩猩或其他动物在遇到超出自己生存能力的困难条件时,会遵循自然规律迁徙或被淘汰,人却不是这样。人的发展决不

简单地是外界条件逼迫的结果。“人”的真正意义在于他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动物。人的内在活力和发展的潜力驱使着他不断地演变、发展,不断地使自己从自身的体质、能力、精神和整个生存环境的各个方面扩展膨胀,不断地侵吞、征服周围的自然,即所谓“人化”自然,才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人类世界。

城市文化正是这种扩张、发展的一个物化的象征。城市永远不满足于自身的存在状态,总是在不断地向外延展、不断地侵吞周围的乡村、不断地吸引周围乃至更远处的物质和文化资源,使乡村和较小的城镇辐辏或依附于自己,直至最终吸收、同化到城市中去。城市文化因此而越来越膨胀扩张和变得多样化。从古代的雅典到今天的纽约,从春秋时代的临淄到今天的上海,整个文化发展的历史从物质形态方面来看,就是城市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城市功能越来越多样化、城市生活越来越丰富和具有吸引力的过程。文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就是城市文化的发展。城市文化在发展中显示出来的那种内在的活力和扩张性,其实是人类文化本性的一个集中展现。所以斯宾格勒才说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

那么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城市这个巨怪究竟是什么?从构成“城市”这个词的各个词素本义来看,“城”就是城墙,也就是一整套理性的、永久性的区域防御体系;“市”就是市集,就是居民进行集中贸易活动的场所。合起来看,“城市”是一个相对封闭起来的供人们居住生活的环境。这正是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古典城市的基本功能和形态特征。但这个特征显然不符合现代那些从古代城墙外围远远扩展出去或者干脆就没有任何封闭限制的城市。封闭性不过是古典城市的一个历史性的特征而不是城市的本质。城市的本质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与上面所提到的文化特点相关的生活方式——平民性、商业性、高度的资源耗散结构、发达的物资与信息

交流网络、公众化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等等,这一切特征都体现出城市的内在活力和发展潜力,正是这种种生活方式中所蕴含着的内在活力和发展、扩张的潜力才是城市的本质。一位城市建筑学家在谈到现代城市中人际关系特点时这样说道:

在传统的社会中,如果我们请一个人谈谈他的亲密朋友,然后再请他的朋友一个个地谈谈自己的亲密朋友,他们就会互相指出对方是朋友,形成一个亲密的群体。一个村庄就是由这样的几个群体构成的。

但今天的社会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如果请一个人谈谈他的朋友,然后再请他的朋友一个个谈谈自己的朋友,他们说的就完全是不同的人了,对第一个人来讲,也许完全是陌生的;而且那些朋友的朋友,还会说出另外一些人是自己的朋友——这样,圈子就会越来越大。事实上,现代社会中不存在亲密无间的群体,今天的社会呈现出交错重合的人际关系——亲朋好友的交往圈子构成了一个半网络系统,而不是树形系统。

在这种关于城市社会关系的分析中使我们可以看出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网络性——城市社会,尤其是现代城市社会中不存在亲密无间的群体,而只是由熟悉的朋友和不熟悉的所谓朋友的朋友混合构成的社会交际网络。在这样的网络关系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城市特有的半开放性:既是相互联系、依存的,又是陌生、分离的。城市文化的活力和扩张性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人际关系有关,因为在这种网络关系中人们的生活内容较开放丰富而较少封闭和保守性,个人的行为更多地与整个城市社会相关而不是只与少数亲朋好友相关,所以比较容易培养起个人对公众事务的兴趣和社会责任感。

研究城市文化的特性及其发展,可以从很多角度入手,而城市

市民的文艺活动不仅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方面。因为整个城市社会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而言,不仅仅是直接相关的物质性存在——实际上个人与社会的直接相关性是非常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城市是每一个市民生活的背景和话语的“语境”(Context),是每一个市民生活中有意无意地以之为根据的活动基础。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虚”的关系从整体上来说就是一个城市的“形象”——存在于每一个市民的意识或潜意识之中,而且也影响到城市之外的其他文化环境中人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城市中人们的看法的感觉、印象和评价的整体。一个城市形象的形成当然是以整个城市的物质条件与发展为基础的,然而却是通过城市的文艺活动表现出来的——城市形象的视觉外观是通过城市规划和建筑艺术体现的,城市形象的文化内涵是通过市民的艺术趣味和教养体现出来的。整个城市在周围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给世界造成的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城市艺术的传播和城市的传播艺术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城市文化的特征,首先就应当研究城市的文艺活动,研究城市艺术的特点、发展和对整个城市文化的形成与城市形象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古雅典的半圆形剧场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古罗马的竞技场和斯巴达的拼死角斗、宋代东京的勾栏瓦舍和街头的说话艺人、现代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和小酒馆里喝得醉醺醺的前卫艺术家,还有当今中国大小城市里的种种艺术景观,如北京城里王朔笔下的“顽主”和街头扭秧歌的老太太、上海浦东的新潮建筑和怀旧的“老克腊”、文化古城中追赶时髦的小市民时尚……如此等等都是城市文化和城市形象的典型体现。研究这些城市艺术就是在研究当代城市、研究走进21世纪的文化。“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反过来说城市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

当我说城市是一个“巨怪”的时候,不仅仅是在表达我对城市

文化发展得如此强大、如此有活力而感到的惊奇,而且更是在表达我对这个巨怪的发展前景所感到的一些困惑和忧虑:谁也不可能阻止城市文化的发展,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城市文化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一样,都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过度的发展将无可避免地带来城市生存的危机,而寻求一种合理的、平衡的发展却从根本上来讲是违反城市文化本性的:城市文化不是根据人们的意志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内在活力和冲动的产物,它可能依照人们的意志限制发展吗?斯宾格勒在一个世纪以前断言现代都市文明的发展已经到了它的冬季,似乎在预言它的毁灭。按照他的有机论历史观,大都市像巴比伦、亚历山大里亚、罗马、拜占廷等,都遵循着有机体发展的规律,生长、繁荣到衰老、死亡,当今的城市也不能免此劫数,发展昌盛之后的毁灭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大都市(至少在中国)非但没有毁灭,似乎还在继续演变发展——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大都市,北京从一个文化古城变成了万物皆备于我的超级大都会,上海正在与香港这样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较量高低,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城市在努力使自己跻身于国际化大都市的行列……这种发展趋势将中国推进了 21 世纪,但它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似乎还难以遽断。斯宾格勒的预言究竟是不是个经验主义的错误,还有待历史来验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对今天的文化学者来说,观察、理解和分析当代都市文明发展的态势,比简单地赞美或批判它更为重要。

第一章 大都会与传统文化的瓦解

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

——斯宾格勒^①

一、城市与文化的结晶化

据《晏子春秋》中说,晏子使楚,楚王见晏子身材矮小,便讥笑齐国无人。晏子当即反驳说:“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在这里,晏子用夸张的辞令显示了齐国的繁华景象。他所说的不是整个齐国,而只是一个临淄。临淄当然是被用来枚举为例证以形容齐国的繁华,但也的确只有都城这样的大城市适合于表现一个国家的繁华程度,因为他所引以为自豪的繁华正是城市文化的特点。

^①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206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城市作为一个国家的形象所具有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是晏子个人的看法,甚至也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才有的情况。古希腊的文明也同样是由各个城邦所创造的城市文化形象所体现出来的。雅典执政伯里克利有一篇非常著名的《阵亡将士墓前的演说》就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一篇关于一个城市形象的描绘和赞词:

……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当我们的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精神。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有华丽而风雅的设备,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这就是这些人为它慷慨而战、慷慨而死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
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①

在这里,伯里克利通过对雅典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市民性格等各方面的赞美,勾勒出了一个美丽、强大、自由而充满活力的城市形象,这个形象正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无数西方人所魂牵梦萦的古典文化的标志。这座城市由此而获得了远远超出自身范围的意义。

城市在古代首先是被一整套防御体系(首先是高大的城墙)包围、保护起来的地域社区。这首先表明了城市在政治、军事方面的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30—133页,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重要性。然而城市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考工记》中提到的王城就体现出一种精心策划经营的意图：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管子·立国》中关于城市建设思想则更为高瞻远瞩：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

世界古建筑史上最伟大的城市建设专家之一，古罗马的维特鲁威在谈论城市建设时也提到了很多要求：御敌、交通、生产、生活以及美观等等。他尤其强调的是健康：

对于城市本身……首先是选择最有益于健康的土地。即那里应当是高地，无霜无雾，注意到天空的方向，要不热不冷，而是温和，此外，还要避免沼泽的邻接地带……根据上述理论弄清楚所设置的城市的卫生性，选择在粮食方面足以供应城邦的地区，进行修筑道路和治理河流，或者通过港口海运到容易输送的城市……^①

从以上提到的中外古人关于城市建设的构想中可以看出，城市与农村相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农村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自然地生长形成的，或者用斯宾格勒的话来说，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而城市则是根据人们预先构想的意图有意地建造出来的，是人的自觉意识到的需要、理想和才智的产物。

人类的文化就其发生学意义上的本原来说，应当说也是“植物性的”。也就是说，人的文化活动的需要、形式和成果，从起源来说都是依附于人的生存条件，从特定的物质环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但文化的发展却不是那样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人类文

^① 维特鲁威《建筑十书》14—18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

化产生于自然,然而一旦产生之后,便成为自然的对立面,成为与自然冲突、抗衡的力量。从最原始的文化——钻木取火、构木为巢、以石为器的采集、狩猎文化——开始,从原始人的生活环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这些依附于自然的“植物性”文化活动就已经在破坏着自然的食物链和整个生态关系。但直到农业文化形态的成熟为止,文化与自然仍然保持着依附的关系,所以斯宾格勒相信,从渔猎和游牧文化转向农业文化,反而使人复归到了“植物性的”存在:

挖土和耕地的人不是要去掠夺自然,而是要去改变自然。种植的意思不是要去取得一些东西,而是要去生产一些东西。但是由于这种关系,人自己变成了植物——即变成了农民。他生根在他所照料的土地上,人的心灵在乡村中发现了一种心灵,存在的一种新的土地束缚、一种新的感情自行出现了。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播种与生育、收获与死亡、孩子与谷粒间产生了一种深厚的因缘。对于那和人类同时生长起来的丰饶的土地发生了一种表现在冥府礼拜中的新的虔信。作为这种生活感情的完整表现,我们到处看到了田庄的象征形状,在屋子的布置中、在外形的每一根线条上,它都把它的居住者的血统告诉了我们。农民的住宅是定居的重要象征。它本身就是植物,把它的根深深地植在“自己的”土壤中。^①

斯宾格勒可能将农业文化过分地田园诗化了。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耕种决不仅仅是“生产”,它实际上也是在“取得”甚至在“掠夺”土地。但无论如何,就从斯宾格勒还认为耕种不是“取得”而是“生产”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农业和农村文化本身并没有意识到它与自

^① 《西方的没落》198—199页。

然的对立,因而在观念上始终是“植物性的”。

城市就完全不同了。它不是像农村那样“植物性地”从自然环境中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人自为的产物。从维特鲁威关于城市建设的选址、布局和具体建设细节等各方面的设想来看,城市的建设是为了人的生活,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进行的。

城市的这种自为性决定了它的发展是人的才智、人的文化成果凝聚的结果。当晏子说临淄城中人多得“张袂成阴,挥汗成雨”的时候当然是在夸大其词。然而这种夸大其词确实表现了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口的高度密集。临淄在战国时已有几十万人口,而帝国时期的罗马人口则超过了百万。鳞次栉比的房屋和纵横交错的街巷构成了城市特有的景观。城市中密集的人口并不是自身繁殖形成的,而是从周围乃至更远的地方辐辏过来的。密集的人口带来的是集中的生活方式——集中的生产、扩大了规模的交换和消费,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性的文化活动。人类在村社状态中分散地、自然地发展起来的文化,在城市中凝聚了起来,形成了集中、有序的文化结构;借用物理科学中的说法,就是结晶化了。

结晶化是城市文化与其所依托的整个社区或民族文化关系的基本特征。比如 19 世纪法国学者丹纳在描述希腊文化的一般情况时是这样说的:

……没有酷热使人销沉和懒惰,也没有严寒使人僵硬迟钝。他既不会像做梦一般的麻痹,也不必连续不断的劳动;既不耽溺于神秘的默想,也不堕入粗暴的蛮性……这样一个地方自然产生一批苗条,活泼,生活简单,饱吸新鲜空气的山民。便是今日,“一个英国农民的食物在希腊可以供给一个六口之家;有钱的人只有一盘蔬菜也能满足;穷人只吃几颗橄榄或是

一块咸鱼；平民只有复活节吃一顿肉。”夏天看雅典的生活小景很有意思。“七八个讲究饮食的人合吃六个铜子的一个羊头。不喝酒的人买一块西瓜或一条大黄瓜，当做苹果一般大嚼。”……单单一个鱼头，一个玉葱，几颗橄榄，就能满足，在稀薄，透明，光亮的空气中长大，从小就特别聪明活泼，一刻不停的发明，欣赏，感受，经营，别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好像只有思想是他的本行。”^①

就在这样的地理和民俗文化背景上形成了希腊的城市文化：

城邦的人如何生活呢？公民很少亲自劳动，他有下人和被征服的人供养，而且总有奴隶服侍……他生活简单：三颗橄榄，一个玉葱（我们称为洋葱），一个沙田鱼头，就能度日；全部衣着只有一双凉鞋，一件单袖短褂，一件像牧羊人穿的宽大长袍。住的是狭小的屋子，盖的马虎，很不坚固，窃贼可以穿墙而进……公民空闲的时间如何消磨呢？既没有国王或祭司需要侍奉，他在城邦中完全是自由自主的人。法官与祭司是他挑选的；他本人也可能被选去担任宗教的与公共的职务。不论皮革匠铁匠，都能在法庭上判决最重大的政治案件，在公民大会中决定国家大事。总之，公共事务与战争便是公民的职责。^②

丹纳所关注的构成文化的三要素——环境、种族和时代，在希腊的城邦生活中结晶化，成为一种完整的、在世界文化史上极具特色的希腊生活方式：民主制度、公众生活、体育精神、对文化艺术的爱好、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和谐全面发展的人格等等。

① 丹纳《艺术哲学》245—2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② 《艺术哲学》41页。